

“文学淮军” 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窗下有虫鸣

邹娟娟



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虫鸣。虫儿是土里钻,地上爬,树上安。勿管它在何方,只要望其形或闻其声,皆可寻之。

万物疯长的季节,绿植肥硕,虫亦猛蹿。后腿发达的虫,除了在雨后的湿地上来场欢快的探戈表演,也会蹦跶到晒场或院落。别瞧它们外表平凡,内心可不平静,管它什么地儿,想去就去。身子往下一沉,转眼就到了别处。那些腿脚多、力量均匀的虫类,常慢悠悠地四处行走,在粗粝的树皮或油滑的叶片上均能觅到它们闲庭信步的身影。有时,那长长的触角可能纠缠在某处,再手脚并用地演一番“挣脱记”,像极了冒失的小孩。

多数虫儿是随性的,竹节虫亦是。只不过,它的执行力迟缓些。它拥抱朝露,顶着烈日,送走晚霞,从从容容地附在草丛或林木上。它似乎有种特异功能,让周围的一切放慢节奏。它像独立的国王,风雨都是过客。碰到陌生的事物,或被惊扰,它会收拢胸足,一动不动地装死,然后伺机溜之大吉。当它行动时,细细的腿脚随叶片移动,整个身体看上去就是一截小树枝。

有些虫儿不起眼,但能量大。譬如蚂蚁。平日匆匆忙忙,遇到“美食”,它们立刻奔涌而去,汇成浩荡的队伍,有“力拔山兮”的气势。还有种跟它体型差不多的黑色飞虫。刚咬了一口瓜果,放上几分钟,便会被这些黑虫光顾。它们不像苍蝇蚊子那么引人注目,发出令人厌恶的声音,但无声无息而来的身影怎么都不讨喜。

蝉,堪比拼命三娘。太阳还没升起,它便开始了一天的歌唱之旅。一场暴雨后,第一个知晓天晴的,是蝉。滴着水的叶子里传出清澈的叫声,吱——吱吱——不绝如缕,声音

以前我性子很急。

刚种下的睡莲,我总要看发芽了没有;刚写好的文章,我就迫不及待地投出去;刚上蒸笼的玉米,总要揭开锅盖反复看看。对时间没有耐心,回报得自然就少。睡莲年年种,总是长不快;文章经常投,也是广种薄收,上稿不多;再简单不过的蒸玉米,也让我反反复复浪费不少的时间。我开始反思自己,尝试着让日子慢下来。

工作不忙的时候,我喜欢周末回老家。城市的快节奏,一到农村就被拉慢了许多,一时还有点不适应。没有高压锅,没有超快煮,更没有预制菜,一切都顺其自然。一顿饭的时间,可以是一锅面,半个小时就搞定。也有的要半天,光是炖一只鸡,没两三个小时下不来。饭桌就在院子里,头顶是葡萄藤搭的棚。饭菜端上石桌,在悠长的蝉鸣声里,小口小口品尝着农村的美食。橙黄的南瓜,碧绿的秋葵,金色的玉米,红色的辣椒,再来盆丝瓜鸡蛋瘦肉汤,足够丰盛的了。也不急着吃完,母亲总说,吃饭要细嚼慢咽,多嚼一口,胃就少点压力。于是,一顿农家饭,硬是生生吃出了大餐的感觉。心一慢下来,即使普通的食物,也能刮起舌尖上的风暴。



日子慢下来

赵自力

在寂静的午后显得分外响亮悠长。夜幕徐降,鸟儿归林,蝉鸣仍在。在星空下,在云丝绕月的夜色里,蝉儿们像优秀的伴唱团。

蝉虽先声夺人,身体倒不活跃。活跃的虫儿,往往隐藏在黎明前的黑暗里。晚饭后,我们洗过澡,躺着乘凉。周围黑暗寂静,我们不知不觉睡着了。“起来啦!到房里睡!”母亲洗完衣服催我们上床,随手打开电灯。屋子瞬间亮堂起来!我们揉着惺忪的睡眼往蚊帐里钻。可没等蚊帐闭合,就闯入几个“不速之客”。

屋子的门窗开着,日光灯下飞舞着大小不一的虫儿。黑的、花的、灰的、土黄的,全来了。白天捉不到的天牛、田间的地拉姑、有异味的臭屁虫、丑陋的蛾蚋、角落里的苍蝇、蚊子,正上演着夜晚狂舞盛会。它们把这光亮的地方当作游乐场,肆意地活动,不时落在桌上、地上。落下,飞起;飞起,落下,一直持续活动。“呼呼——”“嗡嗡——”我们仅凭声音便可辨出是哪虫儿。无论哪种,都不喜欢!大家跳下床,拿蒲扇、纸板、苍蝇拍驱赶这些虫儿。

要说迷人的虫儿,有蜻蜓和萤火虫。夏日池塘,浮萍如聚,我们摇着叶片上的水珠玩。水珠晶莹剔透,亮如钻石,时常映出夕阳下蜻蜓的情影。它们窈窕轻盈,在水面上趑趄,如同跳美妙绝伦的水上芭蕾。夜幕下的萤火虫,是黑暗中的惊喜。它们腹部那点点亮光随同小小的身体起伏伏,仿佛落在凡间的星火,可剥去聒噪炎热,带来清爽安宁。我们踩着浅水区捉萤火虫,轻轻拨开芦苇,小心地用手一捂,再装进玻璃瓶。我们多希望把这份亮光装进梦境,最好能存得久一些。

那些和虫儿在一起的旧时光,才是真正的好时光啊!

上学的时候,我一直喜欢看书。参加工作了,书就看得少,偶尔拿起书本,也是翻不了几页就搁置一边。工作的各种忙,充斥在生活的角角落落,根本无暇顾及生活的诗意和远方,更谈不上享受生活。生活一不小心,就可能是一地鸡毛,心情也受到影响。后来,在朋友的建议下,我还是拿起了书本,有空就翻翻。还真别说,手只要抚上了书本,心就变得沉静,时光也慢了下来,那种感觉非常奇妙。如果不忙,我常常去书店看书,一看就是半天,“无丝竹之乱耳,无案牍之劳形”,其乐融融。

发呆也是我喜欢做的事,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。早晨跑完步,坐在草坪上,看红日冉冉升起,感受“一日之计在于晨”的美好。在办公室呆久了,推窗看看外面的风景,有时是白云,有时是细雨,都是难得的享受。晚上偶尔露露营,微风轻拂,夜空中繁星点点,一点点享受着时光的静谧美好。

汪曾祺在《人间有味》中写道:“人生忽如寄,莫辜负茶,汤,好天气。”人活一世,草木一秋,没有什么比热爱生命、享受生活更重要的了。慢下来的日子,感觉世界要温柔好多。于是,慢慢的,我性子也变得不那么急了。

莲落花事了

靳小倡

兴许是畏惧炎夏的炽热,也因为贪恋空调房的凉爽,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出门走走,已至于忘却了这该是莲的季节了!

“深居泽陂的花朵,以水为衣,站在七月的梦里,读风,读月,读出舟子舷边那首熟稔的乐府民歌。”对于那一片漫天的绿色,那一朵朵娇羞的莲,更多的时候,是身未近心已至。

莲之所以被不断隐喻引申,得以君子钟爱,是因为它出淤泥而不染,洁身自处,傲然独立。怀着这一缕小小的虔诚,我走向那一方荷塘。

说起这一方荷塘,还是春末去看油菜花的时候,偶然发现的。它静卧在田野里,金黄灿烂的油菜花与碧绿油亮的麦子镶嵌在荷塘的周围,像一个长着长长睫毛的姑娘,鬓插黄花,在春日里安睡着。无意间在荷塘的角落里发现几卷浅绿的叶,叶似乎还畏惧着水的寒气,紧紧地卷成筒状,似尖尖的如意箭,三三两两横卧在水面。我内心里荡起层层欢快的涟漪,憧憬着这夏天的花事。

离荷塘越来越近了,我远远地看到碧绿的荷叶错落有致地立在水面,随风轻盈地摇曳着,千年的风雅,渐次幻出。而我,却找不到一顶斗笠,用来寻访汉时与你嬉戏的老鱼。眼里搜寻不到心中的那一朵莲,不免有了些许失落。加快步伐,映入眼帘的是挺直的莲蓬,粒粒饱满,金黄的蕊子流苏似地镶嵌在莲蓬周围,荷叶上薄薄地覆着刚刚掉落的金黄花粉,水面上几片粉白的花瓣随波轻漾,仿佛还能听见她们跌落的声音。

终是我来迟了。看到那饱满而结实的莲子,我不忍心去摘取。风拂过,微微舞动的不就是跌落的莲的心事吗?

我在荷塘的周围徘徊着,久久不忍离去,荷塘里偶尔泛起水泡,是鱼儿吧,轻吐着莲的香气。我掀起一扇低垂的荷叶,指尖忽然触到一个饱满的花骨朵,继而闻到一股扑鼻的清香。是的,我看到了这躲在叶下的莲,紧紧地偎依在一起。我不禁莞尔,心里簌簌地堆积起满是感动的覆盖。

人在很多时候,会因为这样那样的事,这样那样的借口,淡漠了心中的某一份情愫,就像我,为贪恋一时的安逸,差一点错过了这一季的莲华盛开。

人生何尝不似这花期,有盛花期,有凋零期。

珍惜这一世的光阴,就像这花开只能一季,待到他年,已然不是今年的这一朵莲了。

莲落花事了……